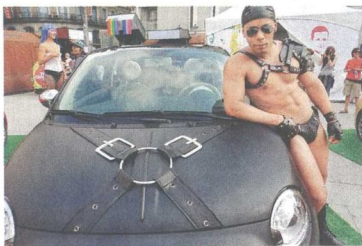


同志大遊行的日子，經常上演溫馨與搞笑兼備的一幕。



皮革同志的轎車，也要「披星上路」。



站在花車觀看同志大遊行，分外覺得氣氛澎湃。

馬德里，同志急先鋒！

陳俊偉 | 旅遊筆記

明明是兩碼子事情，卻引發同樣反應。身在馬德里，時為7月3日，乃大日子啊——國家足球隊打破巴拉圭而進入四強，全城市民跑出大街通宵狂歡載歌載舞熱烈慶祝；差不多同一時段，市中心正舉行一年一度馬德里同志戀大遊行（Madrid LGBT Pride），男女老幼或直或彎約百萬萬人，全都跑出來通宵狂歡載歌載舞熱烈慶祝。

在同一城市，在同一天裏，竟然有兩件非常值得手舞足蹈高聲喝采的大型事情 side by side 地發生，只能說，馬德里走運。至少在那個晚上，運氣來了，黑夜中忽然見到光明，國家似乎重新露出曙光，暫忘全國近20%失業率的凄慘實況。

有同志大遊行人士跟我說：「若不是碰上世界盃，今年大遊行的盛況必定更犀利。」是嗎？還是首度聽說足球活動與同志節慶「爭奪」？他續說：「一來很多市民留在京裏或街吧觀看球賽，沒有跑上街旁觀大遊行；二來西班牙人都愛足球，男女同志亦不例外，很多都是足球狂迷，關於國家成敗的比賽，更不想錯過，有些性有不惜放棄大遊行而選擇捧國家隊啊。」當夜，究竟有多少位同志要「跑兩場」？難以估計。

目不暇給

另一難以估計的是，究竟有多少海外男女同志為參加馬德里同志戀節而專程飛來？官方或許有一些數據，只是瞞眼所見，已夠浩瀚了。市內所有地方——是的，是所有地方，無論是皇宮或是美術館、小商店以至購物街、咖啡館甚至快餐店，均見三五成羣或單槍匹馬的同志遊客，人數之多，身位之顯著、打扮之突出，叫人目



馬德里市的「熊爬樹」標誌，剛巧與熊族同志不謀而合。

不暇給，為整個地區添上一抹粉紅色，所以當地朋友笑說：「每年這個時期，馬德里就變成『同志城市』。」話語之中不含任何諷刺、嘲笑、蔑視、不屑，純粹坦然地把眼前現象道出來。说到底，馬德里人對同志和同志文化毫不覺得陌生，亦沒有小驚大怪。

西班牙是其中一個把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歐洲國家，自五年前同性婚姻法令通過後，全國約有二萬對同性伴侶共衛連理。有趣的是，儘管西班牙有80%人口信奉天主教，但無礙大眾對同性戀人士的接受性。作為國家首都的馬德里，當然最為前衛，市中心的Chueca區，既是馬德里同志戀節的慶祝基地，亦是全歐洲最龐大的「同志區」，集中了最迎合同志腳胃的吃喝玩樂消費場所，餐廳酒吧咖啡館潮流店一應俱全，同時也是住宅區，同志與非同志共治一爐和諧共處。與其說是一個「基地」，不如說是一個思想開放的社群，只要閣下對不同人士有相當包容力，便有如魚得水暢泳自如之感，性取向不會構成個人與人之間的阻隔——我意思是，就算你是異性戀者，在Chueca區也不會遭受作為「主流人士」的同性戀者「歧視」。

醜樣事大

其實，心水清者都明白，在Chueca區，甚至在任何男同志領域，性向小事，醜樣事大。若有一副強硬的尊容和身段，哪管是直是彎人是鬼，只要抱著gay-friendly態度，必定深受歡迎朋友萬千；身材樣貌醜人的一話的語，甫出場已輸了頭陣，結果落得被邊緣化的處境。男同志們大抵深深領略到這套是永遠不落幕的殘酷現實物語，所以俯首繼續「開竅」，誠心奉身為神明，以亞鈴為法槌，天天到所屬的gym神社身出汗地三跪九叩，以保佑肌肉內臟四肢完全，從此人見人愛車見車。正

因如此，Chueca區的街道上，或是大遊行的大道兩旁，儼如二十四小時開放的肌肉世博，巨大的胸肌、粗壯的手爪成為同志適合的溝通密碼。住在Chueca區的一位中年女性朋友說：「有些從事藝術或演員的鄰居，本來身材很適中很好看，後來都紛紛去健身房苦練，變得肌肉太大線條太粗，但我明白，如果他們不去練，在那同志圈就站不住腳，可見內心是嚴重缺乏安全感。」

巔峰時刻

團體崇拜的巔峰時刻是大遊行前的「同志先生」選舉，跟所有的女生選美會一樣，青春的年齡、漂亮的面孔、豐滿結實的上圍、纖巧無脂肪的腰姿、把泳衣穿得滴水不漏，正是稱王的條件。男人即是男人，直又好學又好，對sex object的要求——或壓迫to be exact，均採取相同的手段，哪管對象是女性抑或同志。

與美貌和肌肉伴隨而來的，當然是性。位於Chueca區的Room Mate Oscar酒店，開宗明義地在酒店牆壁有「Do You Want To Sleep With Me?」字樣，雖然這帶雙關玩幽默，但走進大堂，便發現一個由牆上裝飾組成的巨大「SEX」字。性開放，是這一般事實，因為這裏是馬德里，而且是最gay的馬德里，食色性也，性不過像食物一樣，好又一餐唔好又一餐，Chueca區內不同主題的酒吧、同志桑拿及各式夜店，為各路人馬提供溫飽。大遊行及之後的演唱會和派對，當然亦是同志們物色伴侶的平台，同性戀大遊行源於1969年6月28日美國紐約市的「石牆暴動」，同性戀人士常聚腳「石牆酒吧」，因受到警方粗暴地搜捕，觸發一連串同志示威浪潮，印記了歷史上同性戀者反抗政府主導的迫害和歧視。自此以後，世界各地的同性戀遊行活動在6月下旬或7月舉行。而大遊行的背後意義通常被視為慶祝不同性取向、爭取同志權利……現在呢，較像一回大型派對，一次旅遊業節目。

作為獲得大會邀請的採訪者之一，在大遊行期間，我被安排站在花車上層，與同車人一同歡欣鼓舞跟街上人群揮手微笑，理應是一項殊榮，至少眼底下的圍觀者是如此想。只是，站在花車上的我獲得很辛苦，因為主辦單位規定車上人要逗留六小時或以上，至大遊行完畢才可落車，在跳舞音樂、汽車廢氣、口渴缺水、炎熱天氣四面夾攻之下，我於三個半小時後與疲投降，扶個由返回酒店洗澡喝水。也許，並非人人都適合某一種活動。



同志大遊行當天，正是世界盃西班牙火併巴拉圭的大日子。



「同志先生」選擇是大遊行前的人氣節目，泳褲環節更讓人引頸以待。



Room Mate Oscar酒店大堂的設計，道盡了區內人士最關心的事情。